



求學讀書要：  
讀做一個人，  
讀明一點理，  
讀悟一點緣，  
讀懂一顆心。

## 用心陪孩子成長



## 當孩子的麻吉

文／劉采涵 圖／丘昭琪

我一位年輕的女性友人，近日第一次拜訪男友家人。回家後，她打電話告訴我：「我發現我男朋友不怎麼跟他爸爸講話耶！他們連吃飯都各自盛好飯菜後到客廳吃，父子女間不僅不說話，視線也沒有交集，好奇怪！這樣的男朋友，我能繼續跟他交往嗎？他是不是很不孝啊？而且，他絕少跟我提起他家裡的事情喔！」

我安慰她，父子間視線沒交集或彼此不交談，並不表示他一定是不孝子；很少提及家裡的事，或許是因為剛交往還有戒心

。掛上電話，我想到自己有一些朋友，無論是男性或女性，都不太跟爸媽聊天，更別說暢談心事了；會造成這種情形，歸根究底，在於父母親對孩子的教育方式。

傳統的中國人，教育方式接近「斯巴達教育」，它是一種嚴格的教育和培訓制度。斯巴達教育制度的目標，是培養出身體和德性都非常強壯的男子，使他們可以為斯巴達軍隊效力。而中國父母以嚴厲方式管教孩子的目的，除了希望孩子乖乖聽話，還多了「望子成龍」或「望女成鳳」的

心態。

我不反對管教孩子，當孩子做錯事，適度的懲罰是必要的。一味地順從或溺愛孩子，只會教出更多的「媽寶」或「啃老族」。但是，一味地以嚴厲方式管教孩子，甚至在大庭廣眾下，不顧孩子尊嚴，大聲怒罵孩子，更是一種不恰當的教育方式。

對孩子長期施以嚴厲的管教，的確有可能教出功課、才藝樣樣傑出的「好」孩子。但孩子一旦長大後，多半一心一意想要脫離家庭，要嘛選擇距離家庭非常遙遠的學校，來個「天高皇帝遠」；要嘛在叛逆期就學會翹家，需要警察協尋，造成社會負擔。

現在網路這麼發達，孩子生父母的氣，翹家寄宿網友家，父母親哪裡找得到，最後還是必須求助警方。前一陣子的新聞，年輕女大學生離家出走，電視新聞播出母親眼睛哭得紅腫的畫面，至今仍在我腦海盤旋。

最好的管教方式，應該是給蘿蔔也給鞭子。我指的鞭子不是用「打」的，罰站是個不錯的方法。我一位朋友就非常熟知「給鞭子也給蘿蔔」的道理，孩子做錯事的時候，她會要求孩子罰站，趁孩子罰站時，告訴孩子哪裡做錯了。現在的孩子都很聰明，講道理給他們聽，孩子們會懂的。

此外，我這位朋友還常常跟孩子聊天。孩子下課回到家，她會利用晚餐時間，問孩子今天在學校有沒有發生什麼新鮮事。我發現：她的孩子特別愛撒嬌，那種與孩子之間的親密感，實在很難在叛逆期的國中生身上看到；而且，她兩個孩子在校都品學兼優，經常拿獎狀。更難得的是，大女兒還願意跟她討論感情上的困擾。

學會跟孩子做朋友，用心去理解他們的世界，如聽懂他們的流行語，一起參與他們喜愛的活動，有空就和孩子聊聊天，將來老了才不會跟孩子有疏離感。

## 母女情深

## 媽媽是我上輩子的女兒

文／林素芬

有人說：「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。」而癌末的媽媽卻讓我覺得她像是我上輩子的女兒。

因為做化療的緣故，媽媽原本雪白而濃密的頭髮，只剩下光禿禿且略帶粉紅色的頭皮，像極了嬰兒粉嫩的皮膚。

原本愛到處逛街的她，現在即使靠著枕頭坐在床上，都會因重心不穩而倒下，等我聽到她的叫聲，跑到房間一看，她用那無助又無辜的眼神望著我，讓我覺得她真是萌翻了！

半夜她想上廁所時，用搖控電鈴把正在睡夢中的我叫醒，等我一到房間，她已經解在紙尿布上，於是我幫她換尿布，順便擦洗屁股，然後再哄她入睡……

已經不良於行整天臥病在床的媽媽，看到其他老人用助行器走路，一時玩興大起，便吵著也要用助行器走路，我心想因為生重病而無生活情趣的她，難得有此雅興，即使冒著大雨，也要將她的「玩具」買回來。

這些幫她把屎把尿、哄她入睡，還得買玩具等等的的生活細節，讓我愈來愈覺得媽媽是我的女兒，媽媽在病魔的催化下，逐漸地返老還童，從總是愛叨念我的老媽，變成萬事仰賴我的女兒。

我不禁暗忖著，也許上輩子，媽媽真的是我的女兒。

我的上半生，完全仰賴媽媽的養護之恩；而我的下半生，也要盡力照護這位高齡女兒。

## 人間植物禪

## 蝴蝶花的童年

文與圖／白石莊主人

現代小朋友的玩具常常是堆積如山，像我這樣有了些年紀的人在童稚時期是難得看見一件玩具的；但童年的幸福感不減，因為手邊找得到的都是我們的玩具，一條橡皮筋、一隻金龜子，便可以玩上老半天；三五顆龍眼核還可以玩得成王敗寇，好不隆重！

像這樣的花，我們把它當蝴蝶玩。自創的遊戲方式多到數不清，只要有個聰明的孩子王，大夥孩子天天都可以玩新花樣。一直到長大了以後，才曉得原來它不叫蝴蝶花，叫做「射干」。射干，多奇怪的名字啊？無法讓人跟這麼漂亮的花產生任何連想，因此抗拒了好久，拒絕接受它的真姓名。

植物命名的學問大矣哉，對於不知其中學問的人也只得無條件追隨，在這方面擺

明了知識與位置就是力量，小朋友或是像小朋友的人只能照單接受，要你叫它「射干」便得叫他「射干」，連叫他「射干」都不行。

但我心中還是永遠有一個蝴蝶花的鮮明映象的。奈何意象再如何鮮明，卻又面臨了更為殘酷的事實：荒野開墾日甚，「鄉村都市化」的大旗之下，野花野草已漸漸失去了立足的空間。

以前農地常見的水柳樹、風箱樹都已命運瀕危，即使像蝴蝶花這樣漂亮的小野花，如今也難得一見了。

台灣的物種正在快速銳減中，蝴蝶花會不會有一天也從這一塊土地上消失掉呢？屆時我當如何向我的子孫描述蝴蝶花的美麗？

有蝴蝶花的童年，此時思索起來，似乎遠比有一整間玩具的童年幸福呢！



## 慕凡愛說笑

## 穿上婚紗

文／林瓊姿

兩顆相愛的玉米粒要舉辦婚禮了，新郎卻突然找不

到新娘，遇見了爆米花小姐，他趕緊問：「請問妳有沒有看見我的新娘呢？」

這時，爆米花小姐害羞地說：「討厭啦！你認不出人家穿了蓬蓬裙的婚紗啦！」

## 青春氣息

## 消失的麵店



文／徐禎苓 圖／符芝瑛

我念的高中離清大很近，以前下課或晚自習常和同學到建功路上覓食，來來豆漿、立晉豆花、乾麵、串烤……那氤氳的熱氣，甜鹹辣的味道，還有碗內插著老闆娘不安的拇指，我仍記得。

我更記得中午忠貞新村附近的一間乾麵店，店不大，人總是多。口碑不絕如縷，我已覬覦許久，但每次去總是向隅。

「來遲了，明天早點來吧。」老闆不好意思地說。我發狠要吃到，和同學在下課前五分鐘，準備錢包，綁好鞋帶，準備鐘響奮力跑到那間店。

殊不知老師延誤下課，我看著手表，心被螞蟻啃，估冬估冬，又癢又痛。下課，我們還是跑去那間店，想不到那天竟然還有麵，我們買下最後幾碗，稀哩呼嚕地吃的精光。

其實，也不過就是一般的乾麵，油麵配韭菜豆芽，和著甜辣醬，我也說不上是不是真的那樣好吃，我想約莫是跑得餓了，或者是賣命飛奔換來的，又或者那是某種與同學共有的象徵，而變得格外可貴起來

。只是三年來我只進過那間店那麼一次，唯一的一次。

這學期到清大上課。課後我背起背包，步出人社院，一路晃到門口。突然想吃那間許久沒吃的乾麵。

我穿過大三圓，到蔣公廟附近尋找。從小巷出來，眼前一片頹圯，怪手已經把十年前的記憶鏟成廢墟。眷村慢慢拆卸，人慢慢搬遷，離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卻又是容易的事。

可情感附著在碎瓦裡，彷彿空氣的煙硝嗆著鼻，嘿，這裡曾經有一棟建築，有熱熱的麵，有外省老伯伯的鄉音。記憶悉數沉澱在照片裡，當作追憶的線索，追憶的餌。

然而，我已經無法想像或許有那麼一天，這裡會變成什麼模樣，人們總是拿自己或別人的記憶去兌換所謂進步的、現代性的東西。

看著缺了一塊的空地，涼颼颼的。唉，我總是來遲了。我不停張望著附近，不曉得那間麵店去了哪裡？

## 西來寺活動看版

日期	活動內容
6/21 (六)	人間法音～音樂饗宴 人間佛學院結業典禮
6/22 (日)	洛杉磯協會 人間音緣歌唱比賽
6/02 (一) 7/25 (五)	西來學校 三好兒童暑期營
6/07 (六) 8/10 (日)	南群玲 台灣原住民風情展

